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心书书影

心笔扬尘

车过儋州

四

变法冒进，用人不善，新政弊端越来越多，神宗在朝堂上勉力维持，内心不禁左右摇摆。恰好西夏内乱，赵官儿希望雪耻、节省“岁赐”，于是出兵入夏，双方两次大战，宋廷皆败。几年后，不到四十岁的皇帝在福宁殿忧郁而逝。哲宗年幼，虽继位，却不能接掌皇权，高太后垂帘听政。反对变法旧党司马光与苏氏兄弟渐复起用，新党重臣章惇改知枢密院，列为三奸和四凶之一。苏东坡召回东京重用，一年连升三次，官至翰林学士，知制诰。

司马光甫入中枢，背依高太后，彻底废除新法，极力打压新党，对变法派逐个击破，或贬或黜。政治的事，向来没有什么儿女情长。但苏东坡并没有附和，经历过生死的他，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个官。初任右司谏的苏辙到底年轻一些，上奏章让皇帝罢免章惇知枢密院职，着力批驳、痛斥他居心叵测，得行巧智，以害国事。章惇被贬知汝州。苏东坡爱民，深知变法之弊，一边是朋友，一边是大义，古人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毕竟是元祐旧人，也只好上奏：

王安石用事，始求边功，构陷四夷。王韶以熙河进，章惇以五溪用，熊本以泸夷寇，沈起、刘彝闻而效之，结怨交蛮，兵连祸结，死者数十万人……

当年章惇招降五溪边民，此迹是仕途光明之举，更是他颇为自得的功绩。章惇遭贬，内心自然有愤恨不平。而他性格不甘人后，本来就充满戾戾。想当初，二人陕西任上，结伴同游，万仞绝壁，只有横木架桥，章惇推苏轼过去，苏子胆小，哪里能走半步。他却稳步走过横木，提起衣服，拽绳索在石壁上上下游走，神色不动，以漆墨大书“章惇苏轼来游”几个字。苏轼拊其背说：“你必能杀人。”“何也？”“自拼命者能杀人也。”章惇大笑。一次二人小饮，听说有老虎来了，借酒劲同往观之。离老虎数十步外，座驾不敢上前。章惇加鞭向前，说我有道理。离老虎更近了，取铜锣摔在石头上，一声脆响，吓得老虎惊窜而去。章惇颇有得意，扭头对苏轼说：“子定不如我。”

章惇一辈子性情豪迈不羁，在相位时以道服接宾客，惹得一些人心不平，觉得他傲慢。天性如此，老虎不怕，皇帝不怕。神宗用兵失利，要处死一个漕官。宰相说开朝以来，从不杀文官，我们不愿意从陛下开始。神宗沉默良久，说：“刺面发配到偏远险恶的地方吧。”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惇回：“与其如此，不如杀了。”神宗愕然，章惇道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。”神宗声色俱厉：“快意事做不得一件？”章惇并无惧色，依旧说：“如此快意，不做得也好。”

章惇被贬汝州，苏东坡给老友写过一封信，是为《归安丘园》：

轼启。前日少致区区，重烦海答，且审台侯康胜，感慰兼极。归安丘园，早岁共有此意，公独先获其渐，岂胜企羡。但恐世缘已深，未知果脱否耳？无缘一见，少道宿昔为恨。人还，布谢不宣。轼顿首再拜，子厚官使正议兄执事。十二月廿七日。

一生牵连政治的章惇，早没有心境流连山水田园，这样的手札在他看来，并非是朋友的安慰，更仿佛落井下石。此时彼此身份悬殊，苏学士笔墨诙谐，所谓“归安丘园，早岁共有此意，公独先获其渐，岂胜企羡”，让以天下为家事为己任的人听了，怕有极大不快。进士名次尚且争先恐后，何况朝廷大计，更关乎身家前途。

总觉得苏东坡不懂章惇，东坡是庄子是孔子，更有释子心性，而章惇更近乎商鞅、韩非子。一个是文人，快意人生是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；一个是政治家，理想是治国平天下。章惇一生朝堂，神迷变法，宋神宗、王安石业归道山，事业未竟，他怕是没有散开弄扁舟的心思。

苏东坡与章惇年岁仿佛，文书往来，也曾经肝胆相照。可惜政见不同，积怨太深，只会是铁也只能是铁，泪水从来太轻太薄。血流成河，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一相功成则万骨枯。多少父子兄弟反目成仇，置人死地。王安石、苏东坡如此高妙，政见不同，彼此得势也不相让半分。荆公晚年，苏东坡去看他，彼此方才诗文唱和，终于回到文人雅士的心境上。这一趟路，是一辈子风风雨雨后的平静，是人生如梦如幻大彻大悟。

善良坚韧 赤子真情

——读魏振强《村庄令》有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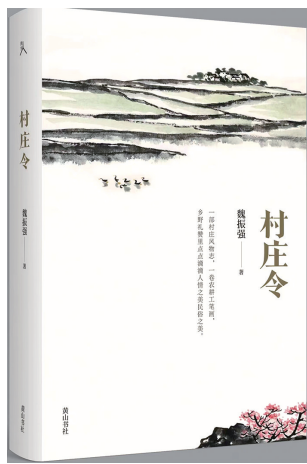
吴艳

散文集《村庄令》，叙述的是作者童年至少年时期在农村生活的种种经历。五岁正是一个孩子刚刚启蒙的阶段，“他”却离开了自己的父母、兄弟，来到离家四十里外的陌生村庄，与孤独独居的外婆相依为命。可以说，外婆是本书的灵魂人物，陪伴和影响作者的童年与少年阶段。她年轻时就死了丈夫和儿子，是在饥荒年代被活活饿死的。她艰难地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生活，待她们长大出嫁后，便让一个五岁的外孙来陪伴自己。与其说是陪伴，不如说是帮负担沉重的大女儿养活一个孩子。她这一生，都是为晚辈操持而“挤干”自己的一生。诚如作者所言，“如果她身上的骨头能给我们做柴火取暖或者做一顿饭，她一定会二话不说，任我们拿去点着。”可见外婆对“我们”的爱已达到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程度。

好在年幼的外孙十分懂事，知道心疼外婆，小小年纪就帮外婆分担家务，常常烧好水、煮好粥，用大瓷缸端着，送给正在田间劳作的外婆。祖孙俩的生活虽然清苦，却也处处充满温情。也可能是老天眷顾可怜的外婆，给了她一个聪慧懂事的外孙，为其晚年生活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。这本书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呢，引发共鸣？其实除了作者真诚的书写之外，更多的是因为文字总能触及人心。当创作不再停留在表面，而是通过叙述进入灵魂，与人对话，进行人性思考的时

候，它已然具备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。

作者将几十年的点点滴滴，不加修饰，去学化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。魏振强在每篇文章中都会添加几处家乡话，让同饮一江水的我倍感亲切，仿佛是和乡里乡亲唠了几句家常。同时，诙谐幽默的语句又让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给村里人取生动形象的外号，比如“矮脖子”，比如“鸡爪子”。还有如行云流水般，一气呵成的句子，“成熟的果子饱满、圆润，光亮的，像保养得很好的女人的脸。”“星星在天空中像水洗的一样，亮晶晶的，偶尔有一颗流星划过天空，倏忽就不见了，像是哪个顽皮的孩子在天上放了一颗烟花。”读到这些句子，我不禁感慨：多么质朴的语言啊，多么纯真的心境啊！实际上，诙谐自然的语言之中



《村庄令》魏振强著 黄山书社出版



雪村 汤青摄

人间小景

冬读汪曾祺

司红

冬日围炉读书，只有真正身处其中的人，才能够领略到其中难得的雅致和清闲。窗外寒风肆虐，此时我的书桌上总会放着汪曾祺先生的书，他的笔触，如同雪地上探出的梅花枝，流淌着清淡的意境。又恰似火炉里的一星红色，带着烟火气，浅浅地温暖着心灵。

童年时期，他生活在江苏省高邮市，南方的冬天湿寒，放暑假了睡懒觉是一大乐事。纷纷洒洒的雪花，几乎是每个南方孩童的冬日期盼。这时候，家里堂屋安上了春天取下的稿子，重新换上雪白的纸，因此房间显得紧张，安适。这是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幸福。如果早起一睁眼，看见窗户外上亮晃晃的，这是前夜落了雪。他十分欣喜，到后花园去折明黄色的蜡梅、鲜红的天竺果，将它们插在胆瓶里，能够保持半个月的鲜艳。

在他眼中，草木有情，那些植物带着自然的

灵性，又蕴含着雅致文化。每逢年关将至，“隆冬风厉，百卉凋残，晴窗坐对，眼目增明，是岁朝乐事。”他会爬上蜡梅树，选择枝子好看、花蕾多的，将其摘下来插花，这是每年冬天的盛事。又怜惜墙角处的天竺，不忍心多折，只取两三穗，为蜡梅增色。因为有这样的心思与美感，插枝梅花便能够迎接新年。

如果在冬天生一个铜火盆，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，便是十分有趣的事情，还能够尝到绵软的美味。“一会儿，砰的一声，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，抓起来，在手里来回倒，连连吹气使冷，剥壳入口，香甜无比，是雪天的乐事。”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汪老先生童趣的一面，他身上有着孩童般的真实和有趣。

不得不提的还有冬日餐桌上的美味，对于

也蕴藏着许多难以言说的感情。这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的思念：“我犯了糊涂心思，踮着脚朝东边望去，想看看那个叫大庄的老家，想看看我的父亲、母亲在干啥？哥哥和弟弟在跟谁玩？结果看到的是自己的泪水……”一个孩子的思念，真实而又克制，却又令人感喟、心疼，让人掩卷之后，不禁轻轻叹息。

作者对大司村生活、风俗的白描，让独特的村庄风貌和真实而生动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，不仅展示了人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点，还有利于读者更加深入了解和感受其中的民俗和情感。《村庄令》里的很多人物形象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，如同我们的邻居一样亲切熟悉。外婆对作者很少表露情感，但能够时时刻刻让“我”感受到她的爱，诚如作者所言，外婆留给他的善良和自尊让她在不知所措时豁然开朗，在脆弱时无所畏惧。外婆自尊自强，视“我”为她最大希望，她从来没有把我的奖状贴到过，贴上墙以后，还会退几步看看是否齐整，村里人看到墙上的奖状，常会说好话，外婆只会心里很高兴，总是不做声；她会喊来“杀猪匠”杀掉“未成年”的猪，给“我”解馋，补充营养；在我弄丢了一支又一支钢笔的时候，默默掏钱让我买新的；还会帮“我”顺利转学到了林头中学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“我”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。外婆是个小气又迷信的人，但是她竟然把那条新裤子借给小舅家，好让他母亲安然下葬……这些精神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“我”，让“我”在外婆看不到的地方也能像她一样怀着爱、有尊严地活着。

大司村也应该感谢魏振强，是他用质朴的文字复活了曾经的村庄。这样一个土地贫瘠的偏僻山村，其中的人、事和精神，好像从来没有离开，它们一直活在作者的心里，也留存在读者的心灵深处。

年戏

马俊

我小时候最盼望的是放寒假，倒不是因为快过年了有好吃的，而是因为邻村的年戏就要开场了。我们村很小，没有年戏，年年都是去邻村看。邻村请得起最好的戏曲演员，而且年戏上演的都是演员们的拿手好戏。年戏是乡村最高水准的演出，吸引了数不清的男女老少来看。

大部分孩子看戏，只是为了在戏台下买棉花糖或糖葫芦。可我不一样，我就是喜欢那个花花绿绿的舞台。演员在上面水袖曼舞，莲步轻移，演绎着曲折精彩的传奇。我们这里的年戏，一律是河北梆子。慷慨高亢的唱腔，听起来那么荡气回肠。我的小姨做过戏曲演员，她登台唱戏的时候，我经常在后台玩。小姨嫁人后，告别了舞台，再也没人带我去看年戏了。

母亲进了腊月门就要不停地忙年，父亲更是没有停歇的时候。所以邻村的年戏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

邻村离得近，母亲对我每天下午去看年戏很放心。冬天的午后，我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着。戏台上的锣鼓已经响起来，我循声而去，恨不得一下飞到那里。我跑到戏台的时候，戏台下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。我不往人群里挤，而是登上戏台东面的土堆，找个合适的地方看戏。我站得位置高，几乎跟戏台上的演员平行，黑压压的人群在我的眼皮底下。如此得天独厚的位置，仿佛是专门为我留的。因为大人们站不上去，而其他小孩子们只在乎戏台下吃喝玩乐的游戏，只有我是真的喜欢看戏。

好戏开场了，是《铡美案》《王宝钏》或者《玉堂春》。秦香莲、陈世美、包拯、王宝钏、薛平贵、苏三，鲜活的人物在舞台上演绎着古老的传奇。缤纷的舞台上，背景总是那么鲜明。古代的亭台楼阁，花园绮窗，华丽典雅。宫殿陋室，豪门寒宅，各有不同。风景变化万千，有时花开富贵，有时长烟古道，有时芳草萋萋。不断变化的幕布，营造着不同的氛围，烘托出人物的性格。乡村年戏条件有限，作为背景的幕布并没有多少，但那仅有的缤纷色彩，足以照亮文化贫瘠的时代，照亮我的整个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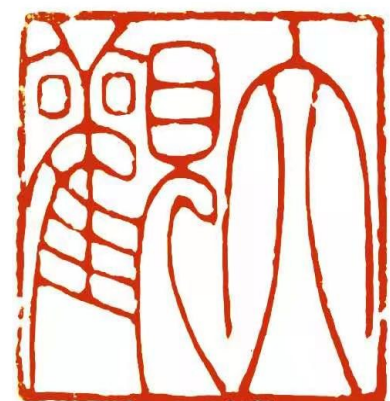
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，唱腔各具特色，性格非常鲜明。千金小姐永远那么矜持温婉，小姐身边的丫鬟永远那样机灵俏皮。谁家的公子那么儒雅有礼？哪一位公主那么高贵美丽？黑脸的包拯为什么总是慷慨激昂？鼻子画白的小丑为什么都那么诙谐幽默？演员的每一个举手投足都有可看之处，所有的细节都是戏。

河北梆子的唱腔高亢激越，婉转悠扬，里面似有悲声，最擅长表达慷慨淋漓的情感。“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”，这话诚然不假，地方戏都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。幼时看年戏，我非常爱听那种婉转悠长的唱腔，包括板胡的伴奏声，也非常好听。年戏既要好看，也要听，看与听并重。

乡村简陋的戏台，看上去却缤纷多彩。王侯将相，才子佳人，曲折的故事讲述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戏说的历史，传奇的故事，在冬日的阳光里默默发酵，舞台人物的情感与观众发生了共鸣，戏台下是一双双专注的眼睛。戏台变得瑰丽梦幻起来，带给人无限遐想。

五彩缤纷的戏台，生动有趣的唱念做打，喜怒哀乐的情感，悲欢离合的故事。这一切，一点点进入到我的眼中和耳中，在我的心中跌宕起伏着。

年戏缤纷，岁月温情。如今，我仍愿意在暖暖的午后，聆听一段古老的戏曲。熟悉的唱腔中，我的心灵无比舒展、自在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奖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挖冬笋

刘年贵

故乡在南方小山村，四周群山环绕，山上遍布竹林，每年一到冬天，便有村民相约去挖竹笋。

冬笋不比春笋，春笋能看见它们钻出地面的尖头，或者有明显的裂痕可供寻找。冬笋通常深埋地下，地表不露一点痕迹，若是盲目下锄，有可能一整天收获寥寥，甚至无功而返。因此，挖冬笋虽说需要体力，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项技术活。

首先，观察竹子长势。若是枝繁叶茂，叶子呈墨绿色，且竹子连片生长，此处往往是冬笋生长的绝佳场所。反之，若只有稀稀落落几颗竹子，甚至孤零零地一颗竹子伫立着，且竹叶稀疏四处透光，那根本不需要动念头，免得耗费体力。

其次，辨别竹子的倒向。一般说来，枝叶倒

向哪个方向，冬笋就生长在对应方向的泥土中。

再次，根据泥土环境和竹根长出的竹鞭走向来判断。第一，长在石壁上的竹子所处土层相对来说较浅，一般一锄头下去就能看见冬笋，反之挖上半米甚至一米，才有可能见到冬笋。第二，落叶层较厚的地方土质疏松，肥力也足，适宜竹笋生长，而且挖起来也不费劲。要是板结土质，贫瘠且不宜竹笋生长，就算有冬笋，挖起来也挺费劲。第三，有些竹子根部能明显看见浮在浅土层的竹鞭，这时只需要选择生长方向与竹子倒向相同的竹鞭，顺着挖过去，准能挖出冬笋。

母亲是挖冬笋的高手。她仅凭眼力就能准确判断何处有冬笋，当时作为跟班的我还带有几分怀疑，只见她手起锄落，刨去上面土层，果

然露出冬笋的尖头和嫩黄色的外壳。接下来动作不能太大，否则很容易震碎或者挖坏竹笋。先是轻轻地铲去覆在冬笋上的泥土，过后便能看见拳头大，筷子长，状如犬牙的冬笋静静地睡在泥土中，小心地将四周的泥土清理干净，随即拿起菜刀紧贴着竹笋与竹鞭相连之处切下去，竹笋顿时脱落。

有时候先是刨出一个冬笋，清理四周泥土又会看到第二、第三个……那就是赶上好运，挖出笋窝了！我们母亲一窝挖出四五个，所以挖到冬笋了，须得小心翼翼地清理四周土层，即便如此，还会有冬笋挖坏或者受损。挖笋尽量不能挖伤甚至挖断竹鞭，挖完冬笋之后要记得将泥土回填。

尽管母亲亲授了挖冬笋的诀窍，可是我还不会运用到实践中去。故而母亲往往挖出冬笋尖头，她又去下一处探寻了，余下的事情交给我完成，这样能大大提高挖笋的效率。

挖回来的冬笋，挑出个大、品相完好的拿去集市上卖钱，余下的自己享用。冬笋鲜嫩可口，切成薄片炒腊肉，炖老母鸡，或者雪天里下火锅，那当是寒冬里舌尖上的一大享受。